

付，偕同一切有情求取皈依。思忖為利自他一切有情，將於此生成佛而廣澤眾生，此乃甚為重要。

應了解在顯密中有關其他所說多是贅言，悉為詞句糠粃；莫要混淆義理的根本，應予憶持於心而實行。闡釋皈依的方式後…

戊、 皈依之學處

皈依是諸法的根本或說是如戒律之基，有鑑於對我等學佛者而言極為重要，甚至對於尼眾求取三皈依與近事女戒，以及在家男眾等皆是迫切需要，所以此處的學處將不簡略帶過，而是稍加詳細地說明。

總體上，有關皈依學處的講解，在諸部論著中已是甚多。在此以阿底峽尊者所說為主，再遵循揚袞巴對彼說極易理解之廣釋而作說明。如來在經中所說的一切學處，阿底峽尊者總結為十一項而說，此中分為各別六學處、共通五學處。

首先，各別六學處之偈語：

佛曰：「凡是皈依於佛者，彼乃真實之居士；恆常於諸衲天神，再無求取皈依矣。皈依善妙正法者，離卻傷害侵擾心；亦於皈依僧伽已，不復親近於外道。」已經皈依於佛之故，不再禮拜外道其他諸神；皈依於正法後，斷捨對眾生的傷擾侵害；皈依於僧伽後，不再依止外道諸友。對佛務要恭敬，斷除不敬；對法務要恭敬，而無不敬；對僧務要恭敬，而不作出不敬。

首先，論云因為已經皈依於佛之故，若對世間之大神明，諸如大梵天、帝釋天、遍入天、大自在天等已不求皈依，遑論其他的世界形成九神等！這是說我等所可奉行的，像是對於自己家鄉的地神與個人的神祇，很自然地施予食子、煙供迴向、祈求事業等，是有所必要且無罪過；但是不可較於上師、三寶更加珍視而予恭敬地供讚、託付。倘若做了則是毀壞皈依戒相之故，自心應該託付、供養三寶，對於神明彼眾不予輕視、瞋怒，如布施般的定時施予食子，則是允許的。

繼而，論云既已皈依於法之故，何須多說不可對於眾生做出竊、奪、打、殺等事，即使託付他人去做能力所不及之事、讓牲畜載馱超重的貨物等，亦不得做出。應該如此理解，而對於所有人與動物，徹底斷捨傷害諸事。

皈依於僧後，不得再與外道友人親近之謂：總體上，經續中說，圓具足戒的比丘佛弟子，尚且必須防護沙彌與居士；金剛乘的咒師亦不得與聲聞親近。同樣的，皈依三稀勝後，對於不禮敬於三寶的外道，好比是苯教徒或是等同於彼的性喜造惡之在家人，對於佛陀法教與善行有著不信的邪見者，諸如此類即使剎那亦不親近，不欣賞也不恭敬於彼。

對佛必須恭敬。經云對於佛像、菩薩像、上師像，無論是畫像或塑像，即使只是粗糙的石頭或線條所繪製，總之法相一類；佛塔等無論是自己所有或隸屬他人，亦不論新、舊或美、醜，即使只是碎裂的擦擦小塔，不起好壞的評斷之想，秉持皆為真佛的思惟。謁見時頂禮，移動時迎接且起身恭立於前並盡力獻供，不以座墊與身影跨越，在視線範圍內不丟棄污穢物而保持乾淨。

對法亦須恭敬。經云對於經匣法典等，即使只是寫於紙頁上的四句偈，或僅是一字亦須恭敬。謁見時頂禮，移動時迎接且起身恭立於前，置放時不擺在地面的墊子與下裙上，買賣時的議價何需多說，對法不起優劣的評斷，對於法與說法者皆須恭敬。

對僧須恭敬者。經云禮敬於四部僧伽以上，對於僧眾與持藏者應迎接且起立於前，出家人賢善也好惡劣也行，或有抑或無戒相亦可，無論如何不起邪見，穿著如來褐黃

袈裟者，抱持佛陀導師之想而恭敬以對。縱然在外表上看來裝扮簡陋且品性惡劣，但是無從了知其內在程度。

總之，對佛奉行恭敬之事、對法奉行恭敬之事、對僧奉行恭敬之事，對我等來說甚難達到要求。若以我等全體學佛眾而言，哪會對佛、法、僧有所恭敬，有些人連最起碼的將佛像與法本維持乾淨亦無法做到—大多數人以腳跨越佛像、將法本經論置放於墊子上面踐踏而過，此種行為比起在家眾，有些固執無腦的僧人來得更加嚴重。

另外，若是接觸到勝尊的身、語、意依，不但不起信心，反而對其質料的好壞、身形的優劣妄加評論。倘若屬於優良則起貪心、屬於劣質則認為沒有價值而捨棄。此種思想、行為，已違犯必須恭敬身、語、意依的皈依學處何需多說，未曾深思僅有煩惱不善之想是否適宜自己，對其衍生的後果也一無所知，隨彼而徹底造作不善苦痛之因者比比皆是！

再者，恭敬僧伽，以現在我等僧伽欲對僧伽恭敬，可說極為困難，一方面會有宗派之別，即使不分宗派，另一方面在其內部與法不相符的違緣也極眾多，對於這些如果無法認執為過失，我等也會變成邪見、毀謗，因此應予以安忍。

無論如何所該奉行的學處若予舉例：阿底峽尊者初來西藏時，住在阿里地區，彼時優婆塞種敦巴聖者從中部前往謁見，當時種敦巴稟告在衛藏地區擁有龐大僧眾的情況，尊者極為喜悅：「如此龐大的僧眾在印度亦甚難得，在這之中必有阿羅漢等聖眾安住。」語畢，即從阿里往衛藏方向而頂禮，來到西藏中部之後，親見僧團時亦趨前頂禮。有關於此等真佛亦對低劣僧眾行稽首之禮一事，亦應善加思惟。

俄大譯師洛滇西熱乃是諸譯師當中，闡揚教法最為殊勝者，彼亦將僧伽的破舊法衣碎片置放於帽內，恆常置於頭頂而恭敬以待，復言：「穿著像這樣衣服的僧人，不可能毫無功德。」

像這樣的功德，在噶舉的祖師當中亦示現眾多。聖者果倉巴所立下的十二條誓言當中，其中之一即是對於法友與僧伽諸眾，皆以信心頂戴如同上師，以勝解心對待一切學法者，祈請則專注於布衣法王，如此的開示亦應理解。特別是在近代而言，第六世的紅帽持有者噶旺曲介旺殊，將僧眾在法會座墊上的塵垢置放頭上；在垃圾中，若有僧眾穿至破舊的衣服，亦置放頭上與口中；在法會中，先頂禮於所有的僧眾；離去時倒退而行絕不以背示眾等，示現如此之行。

諸位祖師大德皆為圓滿佛，相較於他們的程度，僧眾縱雖低劣，祖師大德們卻刻意彰顯其德，這當然像是大國之王刻意抬舉僕從與一般臣民—祖師們已達廣大清淨，安住於佛陀密意有著淨相，為能彰顯佛陀教法之殊勝，亦為了低劣的眾生，而示現如此之相。應當理解聖者祖師傳記的宣說，是為我等不至於被自認飽讀佛學的傲心與我慢心所驅使，在行動上，應謹慎盡力於心續中生起信心、勝解心。

因此，所有人應對一切僧眾生起恭敬心。應思惟有情的一切安樂，皆因佛陀教法安住於世間而出現，教法的根基乃是僧伽，因此無論是如何惡劣，不生邪見亦不毀謗，不以輕佻言語而詆毀，應予頂禮與供養，即使僅有手掌或碎布般大小的紅黃補丁亦不踐踏，應恭敬的置於頭頂而安放淨處。經云：「牟尼褐黃之勝幢，縱是梵天帝釋眾；取至頭頂冠冕頂，作為供養之對境。」牟尼的教法在毀滅時，在此瞻部洲的僧眾衣服，即使是一條線，諸天眾亦毫不剩餘的完全搜集，帶往天界起塔恆常禮拜供養，我等須深切思惟這些意義。

舉例而言，過去護法大王松贊干布在世時，立下了凡是穿著黃衣的出家眾，皆向其頂禮的誓言。在昌珠居住時，有一天國王出外散心，在八根五首佛塔前的路上，與